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二十七回 為傳花月道 貫講差使書

莫笑迂為拙，須知巧是窮。奇謀秘計把人蒙，浪向纖纖蝸角，獨稱雄。憐險招人忌，驕盈召鬼恫。到頭輸巧與天公，落得一身蕭索，枉忡忡！ 《南柯子》

這調是說巧不如拙。我嘗道拙的計在遲鈍，尺寸累積，鳩巢燕壘畢竟成家。巧的趨在便捷，一旦繁華，海市蜃樓，終歸消滅。況且這天公又憐拙而忌巧，細數從來，文中巧的莫如班、馬，班固死於獄中，史遷身下蠶室。武中巧的莫如孫、吳，孫臏被龐涓削足，吳起被楚室射死。詩中巧的莫如李、杜，李白身葬彩石，杜甫客死四川。遊說中巧的莫如蘇、張，蘇秦車裂齊國，張儀笞辱楚相。就是目今，巧竊權是閹宦魏忠賢，只落得身磔家藉，子姪死徙。巧趨附是崔尚書一流，崔宦戮屍，其餘或是充軍，或是問徒，或是罷職。看將起來真是巧為拙奴，巧為拙笑。就我耳中所聞，卻有個巧計賺人，終久自害的。

話說浙江紹興府山陰縣，有一個鄉宦姓陳，自進士曆官副使，因與稅監抗衡，致仕回家。夫人鄭氏，生有一子，只得九歲。

到是初中時，在揚州娶得一個如夫人姓杜，生有一子，已是十七歲了，喚名陳鏞，字我閒，已娶李侍御次女為妻。陳副使為他求師，略在親友面前講得一聲，只見這邊同年一封薦書、幾篇文章，道：「此人青年篤學，現考優等，堪備西席」。這相知一封薦書、幾篇文章，道：「此人老成忠厚，屢次觀場，不愧人師。」又有至親、至友薦的。

陳副使擺撥不下，道：「青年的文字畢竟合時，但恐怕他輕佻、沒坐性；老成的畢竟老於教法，但恐怕筆底違時。」

正遲疑間，適值李親家李侍御薦一個先生，姓錢名流，字公佈，前道幫補，新道又是一等第六，是個時髦。陳副使道丈人為女婿訪求，必定確的了，便自家去一拜，就下了一個請書。只見這先生年紀三十多歲，短胡，做人極是謙虛，言語訥訥不出口，叩他經、史，卻又響應。陳副使道：「小兒雖是癡長，行文了兩年，其實一竅不通，今遇老師，一定頓開茅塞。」

錢公佈道：「末學疏淺，既蒙老先生、李老先生重托，敢不盡力！」

陳副使想道：「我最怪如今秀才，才一考起，便志氣驕，逞才傲物，似這先生，可謂得人了！」誰知這錢公佈，他筆底雖是來得，機巧甚是出人。他做秀才，不學這些不肖日夕上衙門，自壞體面。只是往來杭州代考，包攬試三兩一卷，只取一名，每篇五錢；若只要黑黑卷子，三錢一首；到府間價又高了。每考一番，來做生意一次。及至幫補了，他卻本府專保冒籍，做活切頭。他自與杭、嘉、湖富家子弟，包倒，進學三百兩；他自去尋有才、有膽、不怕事秀才，用這富家子弟名字進試，一百八十兩歸做文字的，一百二十兩歸他。覆試也還是這個人，到進學，卻是富家子弟出來，是一個字不做，已是一個秀才了。回時大張旗鼓，向親鄰道：冒籍進學的。又捱一兩年，待宗師新舊交接時，一張呈子，改回原籍，怕不是個秀才？是一個大手段人。陳副使不知道，(送)了張五十金關書，擇日啟館，卻在陳副使東□(莊)，□(但)見：

(翠竹)敲風，碧梧蔽日。疏疏散散，列幾樹瑤草琪花；下下高高，出幾座危樓高閣。曲房臨水倚，朱欄碧檻水中浮；孤館傍山開，碧瓦紅簷山畔出。香拂拂花開別徑，綠蔭蔭樹滿閒階。蕭條草滿少人來，一鳥不鳴偏更寂。

這先生初到館甚是勤謹，每日講書、講文，不辭辛苦，待下人極其寬厚；陳公子是公子生性，動不動打罵，他都為他委曲周旋勸解。以此，伏侍僮僕沒一個不喜歡。就與陳公子或稱表字，或稱老弟，做來文字只是圈。說來話只是好，有時園中清話，有時莊外閒行。陳公子不是請個先生，到是得個陪堂，兩邊殊是相安。

忽一日對陳公子道：「我閒，知道令岳薦我來意思麼？」

陳公子道：「不知。」

錢公佈道：「令岳聞知令尊有個溺愛嫡子之意，怕足下文理欠通，必至為令尊疏遠，因我是他得意好門生，故此著我來教足下，足下可要留心，不可負令岳盛意！」

陳公子道：「正是，連日家父來討文字，學生自道去不得，不敢送去。」

錢公佈道：「足下文字盡清新，送去何妨？」

陳公子道：「這等明日送去罷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這且慢！令尊老甲科，怕不識足下新時調，還得我改一改拿去。」

次早將來細細改了，留得幾個之、乎、也、者字，又將來圈了，加上批語送去。

果然陳副使看了大喜，道這先生有功，對如夫人說。這如夫人聽得兒子文理通，也大歡喜，供給極是豐厚。後邊(陳)副使誤認了兒子通，也曾大會親友面課，自在那邊看做，錢公佈卻令小廝，將文字黏在茶杯下送與他，照本謄錄；一次陳公子詐嫌筆不堪寫，館中取筆，把文字藏在筆管中與他；把一個中、外都瞞得，陳公子是個通人了。但是錢公佈這番心，一來是哄陳副(使)，希圖固館；二來意思要得陳公子感激，時常資助，不料只博得一個家中供給齊整。便是陳公子也忘記了自己本色，也在先生面前收起通來，譚文說理。先生時常在他面前念些雪詩兒，道：「家中用度不足，目下柴、米甚是不給，欲待預支些脩儀，不好對令尊講。」

陳公子不過答應得聲：「正是呢。」也不說是學生處，先那幾何。幾番又道缺夏天衣服，故意來借公子衣服，要動他，公子又不買，錢公佈心中便也怏怏，道：「這不識好的，須另用法兒敲他！」

一晚步出莊門，師徒兩個緩緩的走，打從一個皮匠門首過，只聽得一聲道：「打酒拿壺去！」這聲一似新鶯出谷，嬌鳥啼花，好不嚶嚶可聽。師徒二人忙抬頭看時，卻是皮店廚邊立著一個婦人，羞羞縮縮，掩掩遮遮，好生標緻：

髻擁輕雲墮，眉描新月灣。

嫣然有餘媚，嫵娜白家蠻。

天下最好看的婦人，是月下，燈下，簾下，朦朦朧朧，十分的美人有十二分！況村莊之中，走出一個年紀不上二十來，眉目森秀，身體嬌柔，怎不動人？

錢公佈道：「這婦人是吃盅兒的。」

陳公子道：「先生怎知道？」

錢公佈道：「我只看見她叫打酒，豈不吃盅兒？」

陳公子道：「那秋波一轉，甚是有情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誰教你生得這等俏？」

也是合當有事，陳公子走不過十數間門面，就要轉來，來時恰好皮匠打酒已回，婦人伸手來接，青鞞衫內露出只白森森手來，豈不可愛！陳公子便是走不動般，佇了一會方去。

回到莊中，道：「好一個鞞羅西子！卻配這個麥粳包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只因老天配得不勻，所以□□(常做)出事來。你想這樣一個婦人，配這樣一個蠢漢，(難)道不做出私情勾當？」

陳公子道：「只怕也有貞潔的。」

(錢)公佈道：「我閒，哪個人心不好高，只因她爹、娘沒眼，把來嫁了這廝；帽也不戴一頂，穿了一領油膩的布衫，補洞的水襪，上皮灣的宕口草鞋，終日手裡拿了皮刀，口中銜了鞞線，成什模樣？未必不厭他！若見一個風流子弟，人物齊整，衣衫掩潤，有不輸心、輸意的麼？雖然是這樣說，我們讀書人，須要存些陰德，不可做這樣事。」誰知陳公子晦氣到了，恰是熱血在心，不住想她，撇開先生，常自觀望。

似此數日，皮匠見他光景，有些惱了，因是陳公子，不敢惹他。

只見這日錢公佈著了一雙舊鞋，拿了十來個錢，去到他家裡打掌，把鞋脫與他，自坐著等。巧巧陳公子拜客回來，見了道：「先生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錢公佈道：「在這裡打掌。」

陳公子便捱到先生身邊，連張幾張，不見。錢公佈道：「你先回去。」

那陳公子笑一笑道：「讓你罷！」去了。

那皮匠便對錢公佈道：「個是高徒麼？」

錢公佈道：「正是，是陳憲副令郎。」

皮匠便道：「個娘戲！阿答雖然不才，做個樣小生意，阿答家叔洪僅八三，也是在學；洪論九十二合弟，見選竹溪巡司；就阿答房下，也是張堪輿小峰之女。咱日日在個向張望？先生借重對渠話話，若再來張看，我定用打渠，勿怪□(粗魯)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老兄勿用動氣，個愚徒極勿聽說，阿答□(也)常勸渠，一弗肯改，須用本渠一介大手段。」

洪皮匠道：「學生定用打渠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勿用，我儂有一計，特勿好說。」便沉吟不語。

皮匠道：「駝茶來，先生但說何妨。」

錢公佈道：「渠儂勿肯聽教誨，日後做向事出來，陳老先生畢竟見怪，渠儂公子，你儂打渠，畢竟吃虧。依我儂，只是老兄勿肯(讀作孔——原注)！」

皮匠道：「但話。」

錢公市道：「個須吩咐令正哄渠進，老兄拿住子要殺，我儂來收扒，寫渠一張服辨，還要詐渠百來兩銀子，渠儂下次定勿敢來！」

皮匠歡天喜地道：「若有百來兩銀子，在下定作東請老先生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個用對分！」

皮匠道：「便四、六分罷！只陳副使知道咱伊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有服辨在東怕渠？」此時鞋已縫完，兩個又附耳說了幾句分手。

到得館中，陳公子道：「先生今日得趣了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沒什趣，女子果然好個女子，拿一盅茶出來請我，一發潔淨、噴香！」

陳公子道：「果然？」

錢公佈道：「真當！」

陳公子道：「這先生吃醋，打發我回，便同吃盅茶也不妨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婦人倒是有情的，只是這皮匠有些粗魯，不好惹他！」

陳公子道：「先生你本怕我括上手，把這話來燧我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我好話，若惹出事來，須不關我事！」陳公子一笑，自回房去了。

次日，把腳下鞋子，拆斷了兩針線腳，便借名縫綻，到他家來。只見皮匠不在，叫了兩聲，婦人出來道：「不在家！」

陳公子看時，越發俊俏，道：「要他做些生活，不在，……大娘子胡亂替我縫一縫罷！」

那婦人笑道：「不會！」公子便脫下來遞去，道：「大娘子看一看，不多幾針！」婦人來接時，公子便捏上一把，甚是軟滑柔潤。

那婦人臉上一紅，道：「相公，斯文家不要粗魯！」公子也陪笑了一笑。

婦人道：「明日來罷！」

公子道：「明日晚來。」

婦人道：「晚，他在鄰家吃酒未得回，餉午罷！」公子越趨出門，婦人也丟一個眼色，縮進去了。

陳公子巴不得天明，又巴不得天晚，打扮得齊齊整整，戴了玉簪、金空、金茉莉筓，一身紗羅衣服，袖子內袖了二、三兩小鏢兒，把一條白紗汗巾包了，對小廝道：「(我)出去就來，不必跟我。」逕到皮匠家來。

此時局已成□(了)，聽得他叫，皮匠便躲了，教婦人在裡面回報：「不在。」

(陳)公子聽得聲「不在」，便大踏步跳來。

婦人已憐他落局，暗把手搖道：「不要來！」那公子色膽如天，怎肯退步？婦人因丈夫吩咐，只得往樓上便跑。陳公子也跟上，一把抱住，便把銀子渡去。

那婦人接了，道：「且去，另日約你來！」

陳公子道：「『放著鍾不打待鑄？』」一連兩個親親，伸手去扯小衣，只聽得樓門口腳步響，回頭看時，皮匠已拿了一把皮刀趕來了。

公子急了，待往樓窗跳下，一望樓又高，捨不得性命，心又慌，挪不得腳步，早被皮匠劈領一把，撇在地下。忙把刀來切時，卻被婦人一把搶去，道：「王大哥，做什賊勢！」

那皮匠便將來騎住，劈臉墩上兩拳，公子便叫：「饒命！」

婦人又道：「打殺人也要償命，不要蠻！」

公子又叫：「娘子救命！」只見凳上放著這婦人一雙雪白好裹腳，被皮匠扯過來，將手腳捆住。這公子嬌細人，驚得莫想掙一掙。

正捆時，只聽得先生高高的唱著本待學過來，公子便高叫：「先生救我一救！」

皮匠道：「我也正要捉這蠻子一同送官！」便跳起身來，往下便走。

卻好先生走到門前，這皮匠一(把)揪住，便是兩掌。

錢公佈道：「這斯這樣可惡！」

皮(匠)道：「你這蠻子，教學生強姦人婦女，還要強嘴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哪……哪有……有這……這樣……樣事？」

陳公子又叫：「先生快來！」一結、一紐，兩個一同上樓。

錢公佈道：「我教你不要做這樣事！令尊得知，連我體面何在？」那皮匠又趕去陳公子身上狠打上幾下，道：「娘戲個！我千難、萬難討得個老媽，你要戲渠？」

公子熬不得，道：「先生快救我！」

野花豔偏奇，狂且著貪想。

浪思赤繩係，竟落青絲網！

先生便問道：「老兄高姓？」

皮匠道：「我是洪三十六！」

先生便道：「洪兄，愚徒雖然弗好，實勿曾玷污令正。如今老兄已打了渠一頓，看薄面饒了渠，下次再弗敢來！」

皮匠道：「『蒼蠅戴網子，好大面皮』！雖是不曾到手，也吃渠親了兩個嘴，定用打殺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罷，饒了渠，等渠再陪老兄禮罷！」

皮匠道：「『打虎不倒被虎咬』。我弗打殺，定用送官，立介宗案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到官也須連累尊正。」

皮匠搖得頭落道：「也顧勿得！」

虧得婦人道：「我寧可死，決勿到官個！你怕後患，寫渠一張(伏辯)，放了渠去罷。」

公子道：「一憑娘子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洪兄放渠起來寫。」皮匠只不做聲。

錢公佈道：「你還有什題目話麼？」

皮匠道：「我還要三百兩銀子，饒渠性命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哪得多呵！送五兩折東陪禮……」

皮匠便跳起道：「放屁！你家老媽官與人戲，那三、五兩便歇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不要粗糙。」

公子捆縛不過，便道：「先生，加他些！」自十兩起，直加至一百兩，皮匠還做腔。

又虧得婦人道：「沒廉恥，把老婆騙錢，還只顧要！」皮匠與公佈怕做出馬腳來，便住手。一時沒現錢，把身上衣服，頭上簪、空都除去。先生又到館中，將他衣、被、有七、八十兩玩器、手卷，都押在他家，限三日內銀贖，才放陳公子起來，手腳已麻了。又拿了一枝爛頭筆，一張紙，要他寫。公子沒奈何，只得隨著皮匠口裡說寫去：

立伏辨人陳某，不合於今四月廿三日，窺見鄰人岑氏頗有姿色，希圖奸宿，當被伊夫洪三十六拿住，要行送官。是某情急，央(求)親人錢某求釋，如□(或)不悛，仍行窺伺，聽憑告理。立此伏辨是實。

寫到「聽憑告理」處，皮匠還念兩句道：「如岑氏遭逼□(不)憤，致生事端，亦某抵償。」陳公子也待下筆，倒是錢公佈道：「這事斷沒有得，不消寫。」不寫了。公子與錢公(布)俱押了字，方得出門。

那陳公子滿臉慚惶，錢公佈□(又)路上動喃道：「累他受氣，累他陪口分折，後生家乾這樣沒要緊事！陳公子默默無言。到得房中，房中已(收)拾得罄盡。只得回家對他妻說，某好友要將田畝(銀)百兩，騙得出來。

果是先生去了半日。隨著人把衣服、書玩都一一搬來。只說婦人留住了金空、玉簪，說不曾有。

次日連皮匠夫婦俱已搬去。公子甚是歡喜，道：「省得拿這張伏辨在此劫持我。」不知裡邊有許多委曲。

廿四日陳公子回家去設處銀子，他就暗地到皮匠家去，分了這些物件，只撿好玉瓶、古爐、好手軸袖回館中，又吃了他一個肥東。

到了廿五日，陳公子拿了銀，到館交付錢公佈，道：「先生，銀子已有了，快去贖來，怕老父到館不見這些玩物生疑！」

公佈道：「我就去！只是你忒老實，怎都是紋銀？你可收去十兩，我只拿九十兩去。包你贖來。」打發他出房，就將九十兩銀子收入書箱，把這幾件玩物，帶到皮匠家，慌慌張張的逕入裡邊。

皮匠道：「銀子來了麼？」

錢公佈道：「還要銀子？那日我這節事眾小廝都吩咐了，獨不曾吩咐得一個，被他竟對主母說了。主母告訴了陳副使，昨日便叫了陳公子回去，說他不肯，今日親自府間下狀，連公子都告在裡邊，說你設局誣詐，明日准准差公來。我想這事，怎好我得錢累你受害？故此把這些物件都歸了你，把你作官司本，只不要扯我在裡邊！」

皮匠便跌腳道：「這原是你教我的，如今這些物件，到官都要追出去，把我何用？」

婦人道：「我叫你不要做這事，如今咱伊？還是你儂同我將這多呵物件，到陳衙出首便罷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這『拿頭套枷戴』，勿可！勿可！陳老先生只為錢，你不若把個物件還了陳公子，等渠還子爺，便無話哉，便公差來，你暫躲一躲便了！」

皮匠還沒主意，到是婦人立定主意交還，只落得幾兩陳公子暗與她的銀子，錢公佈自著人搬回了。他夫妻兩個計議，怕一到官要難為，苦使家私無些，便收拾做一擔兒，兩個逃往他鄉，實何嘗得這九十兩銀子，□□(勒他)簪、空？

到午節邊，先生回，陳公子把存下十兩銀子□□(分五)兩送他，又送幾件玩器，彼此相忘。直至午節後□□(復到)館，師生越加相得。

一日兩個在竹陰中間談，只見竹徑兩個人走將進來，要見錢相公與陳相公。

錢公佈道：「是什麼人？」兩個俱披著衫兒與他相見。

那兩人道：「小人是本府刑廳，有事來見二位相公。」

錢公佈道：「刑廳有什事來見我們？」

那兩人道：「小可唐突，錢相公不諱流、陳相公不諱鑣麼？」

錢公佈道：「正是。」

兩人道：「這等小可來得不差了！本主奉有按院批准洪三十六告詞，特來奉請二位相公。」

錢公佈道：「我們並不曉這事。」陳公子早已臉色驚白了。

只見年紀老成公差道：「前日那原告來請封條去封屍棺，兩在下曾會來，道那個皮匠，陳相公倚勢強姦他妻岑氏，以致身死。」

錢公佈道：「『捉奸見雙』，有何憑證？」

那後生公差道：「豈有無憑之理，他道有陳相公的伏辨，買求的銀子與錢相公過付；這事二位相公自與他分理，不乾二在下事。」陳公子聽得事逼真，低了頭思想，不發一言。

公佈道：「官差、吏差，來人不差，且備飯！」陳公子叫擺飯在水□(閣)，問(他)兩個姓名：一個姓吳名江，號仰坡；一個姓(馮名)□(德)，號敬溪。兩個略謙一謙，便坐上邊。

在席上假斯(文)，不大吃，又掉文淡，道：「敵廳主極是公明，極重斯文，二位去見，必定周旋；況有令尊老爺分上，這蠻子三□□(十板)，一名老徒穩穩。二在下沒有個不效勞，就是兩(班)門上一應人，若是兩在下管的，便沒敢來做聲，就(是)件作，也聽兩在下說的。」

吃了半日，假起身告辭，錢公佈假相留，馮敬溪道：「正是，擾了半日，牌也不送看一看，倒是白捕了。伙計看牌雖有個例，如今二位相公情面中，且先送看！」吳仰坡便在牌包中檢出一張(紙)牌來，雙手遞與錢公佈，公佈便與陳公子同看，上(寫)道：

紹興府理刑廳為姦殺事：本月初六日，蒙浙江巡按御史馬，批准山陰縣告人洪三十六告詞到廳，合行拘審。為此，仰役即拘後開人犯，赴廳研審(無)違。須至牌者。計拘：陳鑣流(俱被犯)張德昌岑岩(俱干證)，洪三十六(原告) 差人吳江

錢公佈看了，將來送還，道：「張、岑兩個是什麼人？」

吳仰坡道：「是他親鄰。」說罷，師生兩個計議，送他差使錢，是六兩作十兩。

錢公佈道：「拿不出。」加到九兩作十五兩。

錢公佈遞去，那吳仰坡遞與馮敬溪，道：「伙計，二位相公盛意，你收了。」

那馮敬溪捏在手中，道：「多謝二位相公，不知是哪一位見惠的？兩在下達一差非是小可；原是接老爺長差，又央門官與管家襯副，用了一二十兩，才到手，怎輕輕易易拿出這個包兒親？也須看『理刑廳』三個字！」

吳仰坡道：「伙計，這是看牌包兒，若說差使錢，畢竟我、你二人，一人一個財主！」

陳公子聽了木呆，錢公佈附耳道：「口大，怎麼處？」

陳公子道：「但憑先生，今日且打發他去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這不是什差使錢，因館中有慢。」

吳仰坡便插一句道：「這等，明日陳爺那邊去領賞罷！」

陳公子忙道：「不要去，只到這廂來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因慢，以此折東，差使後日了落。」

吳仰坡道：「敝主甚是性急，洪三十六又在那廂催檢屍，二位相公投到了若不出去，敝主出文書到學道申請，恐兩在下也扶持不得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且耽延兩日！」

兩個差人便起身作別，道：「這等後日會。」

飲若長鯨吸，貪如碩鼠能。

從教挽大海，豁整正難平！

送了兩個差人出去，錢公佈連聲歎氣，道：「罷了，這前程定用送了！」又對陳公子道：「這事弄得拙，須求令岳、令尊解紛。」

陳公子道：「家父知道定用打殺，還是先生周支。」

公佈道：「我怎周支得？須求孔方！如今若是買上不買下做，推官向貼肉摠，少也得千金；檢屍件作也得三百；個日鋪堂也要百來兩；再得二、三百兩買囑這邊鄰里可以勝他，這是一著。恐怕他又去別處告。若上和、下睦做，上邊央了分上，下邊也與洪三十六講了，討出了那張伏辨，買了硬證，說他自因夫妻爭毆身死，招了誣，可也得千餘金！」

陳公子道：「怎不見官，免致父親得知方好。」

錢公佈咬指道：「這大難！」想了又想，道：「有個機會，目今李節推行取，你如今匡得二百兩銀與差人，教他回你在京中令岳處，我遊學蘇州，裡邊還要一個三百金分上，不然節推疑我○○○。(們逃脫)，書房中也得二百時銀，教他攔起莫催。洪三十六(處)得五、七白金，與他講絕、私和，不要催狀。待到新舊(交)接，再與差人、與書房講，竟自抹殺，這可以不見官。但這項銀子就要的，如何是好？還再得一個衙門中(熟)的去做事方好。」

陳公子道：「又去央人彰揚，只累先生罷！但急切如何得這銀子？」

錢公佈道：「這須不在我，你自家生計策，或者親友處借貸些。」

陳公子道：「如今這些鄉紳人家，欠他的如火之逼，借與他其冷如冰，誰人肯借？」

錢公佈道：「自古道：『兒女之情，夫妻之情。』你還到家中計議，或者令堂有些私房，令正嫁貲少可支持。後日差人就來了，被他逼到府前，四尊有令(尊體)面，討保，這也還好。若道人命事大，一落監，這使費(還)多，你自要上緊！」

陳公子思量無計，只得回家。走到房，拿來茶水，只是不吃，悶悶昏昏，就望床中睡去。

他夫婦是過得極恩愛的，見他這個光景，便來問他道：「(是)著什事來？」

只見陳公子道：「是我作事差，只除一死！」

□(李)小姐道：「什事到死的田地？說來！」

陳公子○○○○(只是拭淚)不說。

李小姐道：「丫鬟，叫書童來我問他！」

陳公子道：「不要叫，只是說來妳先要怪我！」

李小姐道：「斷不怪你！」陳公子便將前日被皮匠逼詐，如今他妻死告狀，與先生計議事都說了。

李小姐也便驚呆，道：「因奸致死，是要償命的，如何是好！」

陳公子越發流淚道：「我只是□(一)死！」

李小姐道：「若說丈人在家，教他與你父親去講，還是白分上，好做。若說要二、三千銀子，便我有些，都將來生放，箱中不過一、二百，首飾一時典換不及，母家也都隨任，無可撥挪，怎生來得？不若先將我身邊銀子，且去了落差人，待我與婆婆再處！」

可笑陳公子是嬌養慣的，這一驚與愁，便果然病起，先將銀子寄與錢公佈，教他佈置，自己夫、妻，在家中暗地著人倒換首飾，一兩的也得五錢，折了好些。

那邊錢公佈又雪片般字兒來，道：「洪三十六又具狀弔屍棺，房裡要出違限。」真是焦殺！

這邊陳公子生母杜氏，聞得他病，自到房來，媳婦迎著，問道：「為什忽然病起來？」

李小姐道：「是個死症，只是銀子醫得！」

杜氏道：「是什話？」

來到床邊，看了兒子道：「兒！你什病？」陳公子也只不應，李小姐(要)說時，他又搖頭。

杜氏道：「這什緣故？」

李小姐道：「嫡親的母親，便說何妨！」

便將前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道：「故此我說是死症，只要銀子。」

杜氏聽了，不覺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兒子，你真犯了死症了！我記得我隨你父親在關內做巡道時，也是一個沒要緊後生，看得一個寡婦生得標緻，串通一個尼姑，騙到庵中，欺奸了她。寡婦含羞自縊，她家告狀，縣官審實，解到你父親那邊，也有分上，你父親怪他壞人節，致他死，與尼姑各打四十，登時打死，這是我知道的，怎今日你又做這事？你要銀子，你父親向做清官，怎有得到我？就你用錢掙得性命出來，父親怪你敗壞他門風，料也不輕放你！」歎一口氣道：「我也空養了你一場！」立起身去了。

到晚間，千思萬想，一個不快活起來，竟自懸樑縊死。正是：

舐犢心空(切)，扶危計莫籌。

可憐薄命妾，魂繞盡梁頭。

到得次日，丫鬟見了，忙報陳副使，陳副使忙來看時，果是縊死，不知什麼緣故。

忙叫兩個服侍丫鬟親問時，道：「不知！」再三拷打，一個碧梧丫頭道：「日間歡歡喜喜的，自看大相公回來，便這等不快；吃晚飯時，只歎一口氣道：『看他死不忍，要救他不能。』只這兩句話！」

陳副使想道：「為兒子病，也不必如此。」正坐在樓上想，此時陳公子俱在房中來看，陳公子撫著屍在那邊哭。只見書房中小廝書童，走到陳公子身邊，見他哭，又縮了開去。直待哭完了，蹴到身邊，遞(一)個字與他，不期被陳副使看見，問道：「是什麼字，這等緊要？」

書童道：「沒什字。」

問公子，公子也道：「沒有。」

陳副使便疑，拿過書童要打，只得說：「錢相公字兒。」

陳副使便討來看，公子道：「是沒緊要事。」副使定要逼來，卻見上邊寫道：「差人催投文甚急，可即出一議！」

陳副使見了道：「我道必有什事！」問公子時，公子只得直奏。

陳副使聽了大惱，將公子打上二、三十，要行打死，不留與有司正法。

卻是李小姐跪下為他討饒道：「亡過奶奶只這一點骨血，還求老爺留他！」

陳副使哭將起來，一面打點棺木殯殮，一面便想救兒子之計，問公子道：「婦人是本日縊死的麼？」

公子道：「事後三日搬去，那時還未死。初十日差人來，說是死了，告狀。」

副使道：「若是婦人羞憤自縊，也在本日，也不在三日之後。他如今移在哪裡，可曾著人打聽麼？」

公子道：「不曾。」

副使道：「癡兒！你一定被人局(騙)了！」教把書童留在家中，要去請一個陪堂沈雲巒來計議。

恰好此人，因知如夫人歿了來望，陳副使忙留他到書房中，那雲巒問慰了。

陳副使便道：「雲老，近日聞得不肖子在外的勾當麼？」

沈雲巒道：「令郎極好，勤學，再不見他到外邊來，並沒什勾當。」

陳副使道：「雲老不要瞞我，聞得不肖子近日因奸致死一個婦人，現告按院，批在刑廳。」

沈雲巒道：「是幾時事？」

陳副使道：「是前月。」

沈雲巒道：「這斷沒有的；『一個霹靂天下響』若有這事，街坊上沸反道：『陳鄉宦公子因奸致死了某人家婦人』，怎耳朵裡並不聽得？」

陳副使道：「不肖子曾見牌來。」

沈雲巒道：「這不難，晚生衙門極熟，一問便知。」

就接陳公子出來，問了差人名姓，模樣，原告名字，硃語，便起身別了陳家父子，逕到府前，遇著刑廳書手舊相知徐蘭亭，沈雲巒道：「蘭老一向！」兩個作了揖。

沈雲巒道：「連日得彩？」

徐蘭亭道：「沒事。」

沈雲巒道：「聞得陳副使乃郎人命事，整百(數)公事不興？」

徐蘭亭道：「沒有。」

沈雲巒道：「是按院批(的)。」

(徐)蘭亭道：「目下按院批得三張：一張是強盜，上甲承(應)；一張是家財，中甲承應；我甲是張人命，是個爭地界打殺的；沒有這紙狀字。」

雲巒道：「有牌，差一個什吳江，老成朋友。」

蘭亭道：「我廳裡沒有個吳江，只有個吳成，年紀三十來歲，麻子；一個新進來的吳得，也只廿五六歲；沒有這人。莫不批在府、縣？」

沈雲巒道：「是貴廳。」

蘭亭道：「敝廳實是沒有。」

沈雲巒得了這信，便來回覆陳副使，副使道：「這等，是光棍設局誣我犬子了！」

雲巒道：「這差不多；看先生狠主張用錢，一定也有蹊蹺！」

陳副使道：「他斯文人，斷無這事。」

雲巒道：「老先生不知，近日衙門打發，有加二除的，怕先生也便樂此，如今只拿住假差，便知分曉！」這是三日開喪，先生見書童不來，自假弔喪名色來催。這邊陳公子，因父親吩咐，假道有銀幾百兩與先生拿去，卻有弔喪的人，不得聞，先生便一邊陪喪，一邊守銀。

不期這陳副使與沈雲巒，帶了幾個家人在書房中。巧巧這兩個假差走來，(看)園的道：「相公去見公子便來，二位裡面請坐！」一進門便將門關上。

兩個撞到花廳，只見陳副使在那廂罵道：「現這兩個光棍，便是行假牌、逼死我夫人的麼？」

那兩個裝的倒硬，道：「『官差、吏差，來人不差。』現奉有牌！」

副使道：「拿牌來看。」

那小年紀的道：「廳上當官去看！」

沈雲巒道：「你兩個不要強，陳爺已見刑廳，道沒有這事，怎麼反來爭？」這兩個聽了這一句，臉色皆青，做聲不得。

陳副使便問：「洪三十六在哪邊？」兩人答應不出。

沈雲巒道：「這等你二人怎麼起局？」

陳副使叫聲：「打！」這些管家便拿下老實一頓，衣帽盡行扯碎，搜了紙牌。

陳副使道：「你詐過多少銀子？」

道：「只得六十兩。」

沈雲巒道：「令郎道一百二十，可見先生到得六十兩。」

陳副使道：「這是先生串你們來的麼？」兩個被猜著了，也不回言。陳副使叫拴了，親送刑廳，一邊教公子款住先生。

到得刑廳(陰)陽生遞了帖，陳副使相見，陳副使道：「有兩個光棍現持公祖這邊假牌，說什『人命』，嚇耍小兒差使，詐去銀一百二十兩，西賓錢生員付證。如今又要打(點衙門)與了落書房銀三百兩，小兒因此驚病，小妾因此自縊，要求公祖重處！」那四府唯唯，副使遞過假牌，便即起身。

四尊回廳，就叫書房，拿這牌與看，道：「這是哪個寫的牌？」

眾書吏看了，道：「廳中原沒這事，都不曾寫過牌，便是花押，也不是老爺的；甲首中也沒吳江、馮(德)。」

四府聽了，便叫陳鄉宦家人與送來兩個光棍(帶進)道：「這牌是哪裡來的？」

兩人只叫：「該死！」

四府叫：「夾起來！」這些衙門人，原不曾得班裡錢，又聽得他假牌詐騙，一人奉承一副短夾棍，夾得死去。

那年紀小的道：「寫牌是小的，硃筆是舅子錢生員動的。」

四府問道：「洪三十六在哪邊？」

道：「並不曾認的，干證也是詭名。」

四府道：「這等你怎生起這詐局？」

道：「也是錢生員主張。」

四府道：「詐過多少銀子？」

道：「銀子一百二十兩，錢生員拿去一半。」

四尊道：「有這衣冠禽獸！」哪一名是吳江？」

道：「小的並不是吳江，小的是錢生員妹夫楊成，他是錢生員妻兄商德。」

四尊道：「錢生員是個主謀了！如今在哪裡？」

道：「在陳副使家。」四尊叫把這兩人收監，差人拿錢生員。

陳管家領了差人，逕到家中，先把問的口詞與副使說了，然後去見錢公佈，道：「錢相公，外邊兩個縣裡差人要見相公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怎麼來到這裡？」

起身來別陳公子，道：「事勢甚緊，差人直到這裡。」公子也只無言，陪賓送得出門，卻不是那兩人。

錢公佈道：「二位素不相識。」

兩個道：「適才陳副使送兩個行假牌的來，扳有相公，特來奉請。」

錢公佈慌了，道：「我是生員，須有學道明文，才拿得我。」

差人道：「拿是不敢拿相公，只請去見一見兒。」錢公佈左推右推推不脫，只得去見四尊。

四尊道：「有你這樣禽獸！人家費百餘金請你在家，你駕婦人去騙他，已是人心共惡；如今更假官牌去，又是官法不容，還可留你在衣冠中？」

錢公佈道：「洪三十六事，生員為他解紛，何曾騙他？」

四尊道：「假牌事(怎)麼解？」

公佈道：「假牌也不是生員行使。」

四尊道：「硃筆(是)誰動的？且發學收管，待我申請學道再問！」錢流再三懇求，四尊不理，自做文書申道。

次日陳副使來(謝)，四尊道：「錢流薄有文名，不意無行一至於此，可見(如此)延師，不當徇名，只當訪其行誼。如夫人之死，實由(此三)人，但不便檢驗，不若只坐以假牌。令郎雖雲被(局)，亦以不撿招贖，這學生還要委曲！」

陳副使道：「公祖(明)斷，只小犬還求清目！」

四尊道：「知道，知道！」

過了數日，(學)道批道：「錢流設局(誣)人，假牌(詐)詐，大乾行(品)，(著)即革去衣巾，確審解道。」

四尊即拘了錢流，取出這(兩個假)差，先問他要洪三十六，楊成、商德並說：「不曾見(的)。」

(問)錢流，錢流道：「搬去不知去向。」四尊要衛護陳公子，(不)行追究，單就假牌上定罪。不消夾得，商德認了寫(牌)，錢流也賴不去(僉)押，楊成、商德共分銀一半，各有三十兩贓，錢流一半，都一一招成。四尊便寫審單道：

錢流，宮牆躑跖也。硃符出之掌內，弄弟子如嬰(孩)；白鐵斂之囊中，蔑國法如弁髦。無知稚子，床頭(之)骨欲支；薄命佳人，樑上之魂幾繞。即贓之多寡，(乃)罪之重輕；宜從偽印之條，以懲奸頑之咎。商德(躬)為寫牌，楊成朋為行使，罪雖末減，一徒何辭！陳鑣以狂淫而召贖，亦匍匐之可矜。宜俟洪三十六(到)官日結斷。張昌、岑岩，俱係詭名，無從深究。

四尊寫了，將三人各打三十。錢流道：「老爺！看斯文分上！」

四尊道：「還講斯文？讀書人做這樣事！」畫了供，取供房便成了招。錢流准行仗假牌、嚇詐取財律，為首，充軍；楊成、商德為從，擬徒；申解。三個罪倒輕了。當不(得)陳副使各處去講，提學、守、巡三道，按察司，代巡各處討解，少也是三十。連解五處，只商德掙得命出。可憐錢公佈，用盡心機要局人、詐人，錢又入官，落得身死杖下。正是：

臥人還自(誣)，愚人只自愚。

青蚨竟何往？白骨委荒衢！

後來陳副使課公子時，仍舊一字不通，又知先生作弊誤人。將來關在家中，從新請一個老成先生另教起。且喜陳公子也自努力，得進了學，科考到杭。

一日書童叫一個皮匠來上鞋子，卻是面善。陳公子見了，道：「你是洪三十六？」

那皮匠一抬頭，也認得是陳公子，便搗蒜似叩頭道：「前日都是錢相公教的！相公這些衣服、香爐、花瓶各項，第三日錢相公來，說老爺告了狀，小人一一央錢相公送還，並不曾留一件！」

陳公子道：「我有九十兩銀子與你。」

皮匠又磕頭道：「九釐也不曾，見，眼睛出血！」

書童道：「你阿媽弔死了麼？」

皮匠道：「還好好在家，相公要，就送相公。只求饒命！」

陳公子笑了又笑，道：「去，不難為你！」

皮匠鞋也不縫，挑了擔兒飛(走)，書童趕上一把扯住，皮匠道：「管家，相公說饒我了！管家你若方便，我請你呷一壺！」

書童道：「誰要你酒吃？只替我縫完鞋去。」似牽牛上紙橋般，扯得轉來，書童又把錢公佈假牌事，一一說與。

那皮匠道：「這賊娘戲！他到得了銀子，驚得我東躲、西躲兩三年，只方才一驚可也小死，打殺得娘戲好！」陳公子又叫他不要吃驚，叫書童與了他工錢去了。方知前日捉奸，也是錢公佈設局。